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四回 先削髮欲除煩惱 後留鬚以表丈夫

詩曰： 由來跡狀甚殊常，脫落人間宅渺茫。

鑄煮山川深有象，瓢藏世界妙無疆。

沖天淨假能飛翼，服日長居不老鄉。

漢武秦皇求未得，豈因浪說事荒唐！

卻說這個金員外是玉皇案下一個金童，喻孺人是玉皇案下一個玉女，他兩個都思凡，兩個同下世，兩個就結成鸞鳳偶。那靈霄殿上方才瞬息，不覺的人世上已經七七四九歲。這一日只因老祖臨凡，他的萬道金光直沖著靈霄寶殿，以此玉帝升殿，查點這金童，照刷那玉女，怕他不頃刻裡復命歸根？卻說那產下來的娃娃又有許多的因果，越加耳不及聞，目不及見。怎的娃子的因果，越加不聞不見？原來這娃子是個燃燈古佛臨凡，解釋五□年摩訶僧祇的厄難。卻又怎麼叫做燃燈佛？他原當日在西天做太子，受生之初，一落地時，已自身邊光燄如燈火之亮，故此叫做個燃燈佛。因他錠身置燈，燈字又從金，因是錠身，後世翻為錠光佛，如今人省做這個單「定」字。有偈為證，偈曰：

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。

除是身畔燈，方才是慧日。

卻說這娃子是燃燈老祖的色身，自出胎時，父母棄世，進了淨慈寺裡雲寂長老名下做個弟子。雲寂長老看得他□分珍重。只是這個弟子有許多的古怪蹊蹺處。怎麼有許多的古怪蹊蹺處？他自從進了山門之後，胎裡帶得素來。素便罷了，還有一件來，一日與他三餐五餐，他餐餐的吃；一餐與他三碗五碗，他碗碗的吃，也不見他個飽；三日五日不與他吃，他也不來要吃，也不見他個饑。還有一件來，也是一般的眼，也是一般的黑白，只是一個不睜開；也是一般樣的口，也是一般樣的舌頭，只是一個不講話；也是一般樣的耳朵，也是一般樣的輪廓，只是一個不聽見；也是一般樣的手，也是一般樣的□指纖纖，只是一個不舉起；也是一般樣的腳，也是一般樣的跟頭，只是一個不輪動。卻只一個「坐」字，就是他的往來本命星君。或在禪堂裡坐，對著那個磚牆，一坐坐他幾個月；或在僧房裡坐，對著那個板壁，一坐坐他個半週年。

迅駒驟隙，飛電流光，不覺的三三如九，已自九年上下。師父雖則珍重他，他卻有這許多不近人情處，不免也有些兒。

忽一日，一個游腳僧人自稱滕和尚，特來叩謁雲寂。雲寂請他至僧房裡面相見。雲寂見他有些骨氣，有些丰姿，就留他坐，待他茶，齎他飯。兩家子講些經，翻些典。正是空華落影，陽燄翻波，光發襟懷，影合法界。滕和尚起頭只看見一個弟子，圍圍的坐在板壁之下，問雲寂道：「此位坐的是誰？」雲寂道：「是小徒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他怎坐的恁端正哩？」雲寂道：「小徒經今坐了九個年頭。」滕和尚道：「長老，你也不問他一聲？」雲寂道：「便自問他，他耳又不聞。」只因這兩句話，打動了一天星。好個弟子，你看他輕輕的離了團坐，拽起步來，望禪房門外竟走。你看他走到哪裡去？只見他一直走進佛殿之上，參了佛，禮了菩薩，拜了羅漢，上鼓樓上擊幾下鼓，上鐘樓上撞幾下鐘，翻身又進禪房裡來，先對著師父一個問訊，後對著滕和尚一個問訊，睜開眼，調轉舌，說道：「聞道無可聞，問法無可問。」把個雲寂滿心歡喜，笑色孜孜。滕和尚道：「果真可喜。恁般的陀羅，聲入心通，耳無順逆。」那弟子應聲道：「迷人不悟色空，達者本無逆順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法門尚多哩，難道個達者本無逆順？」那弟子又應聲道：「八萬四千法門，至理不過方寸。」滕和尚道：「這方寸地上，煩惱其實有根，淨華其實無種。」那弟子道：「煩惱正是菩提，淨華生於泥糞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你這話兒只好駭我遊方僧。」那弟子又應聲道：「識取自家城邑，莫浪遊他州郡。」滕和尚道：「貧僧原有這等一個短偈，你這話兒都是雷同了我的。」弟子道：「佛以一音而演說法，故一切法同此一音。三世諸佛此一音，六代祖師此一音，天下和尚此一音，何雷同之有？」滕和尚道：「雖則一音，也分個昔日、今日前後之不同。」弟子道：「昔日日，今日日，照無兩鮮；昔日風，今日風，鼓無二動。」滕和尚道：「這陀羅既有傾峽之口，倒岳之機，我且考你一考。」那弟子道：「願聞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麼叫做個道？」弟子道：「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生不滅，性相自如，常住不遷，這就叫做個道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麼叫做個禪？」弟子道：「萬法俱明謂之諦，一切不取謂之禪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麼叫做個佛？怎麼又叫做個佛祖？」弟子道：「不睹惡而生嫌，不觀善而勸措，不捨智而近愚，不拋迷而就悟，達大道，通慧心，不與凡聖同纏，超然獨詣，這就叫做個佛，這就叫做個佛祖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爺爺的法身何在？」弟子道：「無在無乎不在。」滕和尚道：「這殿上坐的敢是法身麼？」弟子道：「金丈姿六，不是法身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似此說來，佛豈無身？」弟子道：「有身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身？」弟子道：「六度為佛身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頭？」弟子道：「有頭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頭？」弟子道：「正念為佛頭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眼？」弟子道：「有眼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眼？」弟子道：「慈悲為佛眼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耳？」弟子道：「有耳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耳？」弟子道：「妙音為佛耳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鼻？」弟子道：「有鼻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鼻？」弟子道：「香林為佛鼻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口？」弟子道：「有口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口？」弟子道：「甘露為佛口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舌？」弟子道：「有舌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舌？」弟子道：「四辨為佛舌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手？」弟子道：「有手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手？」弟子道：「四攝為佛手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指？」弟子道：「有指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指？」弟子道：「平等為佛指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足？」弟子道：「有足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足？」弟子道：「戒定為佛足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佛豈無心？」弟子道：「有心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何為佛心？」弟子道：「種智為佛心。」滕和尚道：「陀羅卻差矣！」弟子道：「怎見得差？」滕和尚道：「你又說無，你又說有，一腳踏了兩家船，卻不是差了？」弟子道：「妙有而復非有，妙無而復非無。離無離有，乃所謂法身。」

滕和尚道：「這些話兒，是被你抵搪過去了。我還要考你一考。」弟子道：「再願聞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我且問你，讀佛書可有個要領處？」弟子道：「衣之有領，網之有綱，佛書豈無個要領處？」滕和尚道：「要領處有多少哩？」弟子道：「只好一個字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是一個甚麼字？」弟子道：「是一個『空』字。」滕和尚就嘎嘎的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今番差了些。」弟子道：「怎麼會差了些？」滕和尚道：「一個『空』字，能有幾大的神通？怎麼做得佛書的要領？」弟子道：「老師父看小了這個『空』字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麼會看小了它？」弟子道：「我也問你一聲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你問來。」弟子道：「佛爺爺可有憂？可有喜？」滕和尚道：「無憂無喜。」弟子道：「佛爺爺可有苦？可有樂？」滕和尚道：「無苦無樂。」弟子道：「佛爺爺可有得？可有喪？」滕和尚道：「無得無喪。」弟子道：「可知哩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見得可知哩？」弟子道：「心與空相應，則譏毀贊譽，何憂何喜？身與空相應，則力割香途，何苦何樂？根與空相應，則施與劫奪，何得何喪？忘憂喜，齊苦樂，輕得喪，這『空』字把個佛爺爺的形境都盡了，莫說是佛書不為要領。」

滕和尚道：「今番又被你胡塞賴了。我還問你，經上說道：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』怎麼是色？怎麼又是空？」弟子道：「你不見水中月，鏡裡花，還是色？還是空？」滕和尚道：「經上又說道：『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。』怎麼叫做個無我？」弟子道：「『火宅者，只我身』，可是句經？」滕和尚道：「這是一句經。」弟子道：「若我是火宅，我應燒人。既不能燒，明知無我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麼叫做個無人？」弟子道：「『人居色界』，可是經典？」滕和尚道：「這也是一句經。」弟子道：「若人有色界，此土憑何而立？既五色界，明知無人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怎麼叫做個無眾生？」弟子道：「『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』，可是經典？」滕和尚道：「這也是一句經。」弟子道：「若有眾生，應火不能壞，既火能壞，明知無眾生。」

滕和尚道：「我還要個考你的去處。」弟子道：「真好鶻突人也！」滕和尚道：「陀羅也自怕考哩！」弟子道：「說甚麼『怕

考」兩個字？」滕和尚道：「一個蚯蚓，斬為兩段，兩頭俱動，佛性還在這一頭？」弟子道：「澄江一片月，三隻船兒同玩賞。頃刻之間，一隻不動，一隻往南，一隻往北，月還在哪個船上？」滕和尚道：「一般樣的水，海自鹹，河自淡，佛性還在鹹處？還在淡處？」弟子道：「東邊日出，西邊下雨，天道還在兩處？還有晴處？」滕和尚道：「你怎的會答應，我還把個世故考你一考。」弟子道：「甚麼世故？」滕和尚道：「那個飛來峰，既飛得來，怎麼不飛得去？」弟子道：「一動不如一靜。」滕和尚道：「觀音大士怎麼又念觀音咒？」弟子道：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滕和尚道：「長老怎麼三日化得一文錢？」弟子道：「多得不如少得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你怎麼今日走上殿去動一會響器？」弟子笑一笑道：「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。」

滕和尚未及開口，弟子說道：「師父考到弟子身上來，想只是肚子裡乾了。待我弟子也考師父一考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也任你考。」弟子道：「閻浮世界之牛，萬物不齊，這萬物果有今一定麼？」滕和尚道：「有個一定。」弟子道：「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，有生即死，有死即生，何得為定？」滕和尚道：「萬物果真不定。」弟子道：「萬物若是不定，何不指天為地，呼地為天，召星為月，命月為星？」只消這兩句話，把個滕和尚撐住了。

兩下里正在作笑，忽聽得半空中劃喇喇一個響聲。雲寂說道：「恁兩家說一個不住，致干天怒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聽得一個聲氣說道：「直饒有傾峽之辯，倒岳之機，衲僧門下，一點用他不著。」把個雲寂連忙的望空禮拜，說道：「小弟子不合饒舌，望乞恕罪。」滕和尚自家想道：「話兒也是多了些。」就此告辭。雲寂道：「徒弟，你拜謝了滕師父。」滕和尚道：「不用拜。」雲寂道：「要拜。」好個滕和尚，望門外只是一跑。雲寂忙忙的扯住他，說道：「既不用小徒拜謝，容貧僧一言。」滕和尚道：「有何見論？」雲寂道：「小徒自進山門來，經今九歲，眼不開，耳不聽，話不說，手不舉，足不動，貧僧只恐他墮落輪回，永無上乘。適蒙老禪師下教，致使他圓通朗照，弄響飛揚，這正叫做個，這正叫做個……」好雲寂，連說了兩聲「這正叫做個」，卻沒有下面一句巧話兒來湊合。猛抬起頭，只見一個彈弦兒唱道情的打廊簷下走過，好個雲寂，便就見景生情，說道：「小徒蒙老禪師下教，致令他圓通朗照，弄響飛揚，這正叫做個琴瑟笙篪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」滕和尚聽知這兩句話兒有些機竅，他口兒裡告辭，袖兒裡取出一個黃紙的紙包來，遞與雲寂。雲寂剛剛的接了他的包兒，打眼一霎，早已不見了這個和尚。

雲寂倒吃了一驚，面上雖是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決是個禪師下界，點我這個小徒弟。這個小徒弟，決也不是個凡胎。」急轉身來，叫上一聲：「徒弟。」那弟子連忙的答應幾聲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雲寂道：「適來的長老來有影，去無蹤，不知是哪一位那謨？」弟子道：「他自己稱為滕和尚，師父可就把這『滕和尚』三個字，到各經典上去查一查，便知端的。」雲寂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一時間，那個《觀音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孔雀經》、《能仁經》、《般若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、《圓覺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遺伽經》、《遺教經》，一一的擺將出來。只說是水中捉月，海裡撈針，哪曉得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，剛剛的展開那經卷，用眼一瞧，就有一個偈兒，說道：「修道無可修，問法法無可問。迷人不悟色空，達者本無逆順。八萬四千法門，至理不過方寸。煩惱正是菩提，淨華生於泥糞。識取自家城邑，莫漫遊他州郡。」那偈兒後面又有一標題，說道：「騰騰和尚偈。」

雲寂見之，滿心歡喜，叫聲：「徒弟！」那弟子連忙答應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雲寂道：「適來和尚，果真是過去的禪師。」弟子道：「可是姓滕麼？」雲寂道：「滕便是滕，卻不是那個『滕』字。」弟子道：「是甚麼『滕』字？」雲寂道：「是個雲騰的『騰』字，叫做個騰騰和尚。」弟子道：「可有甚麼說來？」雲寂道：「適來你那個『問道無可問』的七言古風，是他的小偈。」弟子道：「徒弟卻不知道。」雲寂道：你怎的說將出來？弟子道：「他那裡問一聲，我這裡應一聲，信口說將出來的。」雲寂道：「終不然你口口是經？」弟子道：「除是師父們聲聲是佛。」雲寂道：「再不必多言。只一件來，這騰騰和尚既是個禪師，神通不小，方才那個黃紙包兒裡面，一定有個道理。」弟子道：「何不拆開他的來看他一看？」雲寂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口兒裡說道「有理」，手兒裡一傍把個包來拆開。只見包兒裡面，端正有兩件波斯。還是哪兩件波斯？一件是個羚羊角，一件是個鑲鐵刀兒。雲寂道：「這還是個甚的禪機？」弟子道：「這個禪機，不離是經典上的。」好個雲寂，沉思了半晌，猛省起來，叫聲：「徒弟，這個禪機，我解得了。」弟子道：「願聞。」雲寂道：「這個禪機，出於《金剛經》上。」弟子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雲寂道：「金剛世界之寶，其性雖堅，羚羊角能壞之。羚羊角雖堅，鑲鐵能壞之。」弟子道：「這個解釋，只怕略粗淺了些。」雲寂道：「意味還不止此。」弟子道：「還有甚麼意味？」雲寂道：「金剛譬喻佛性，羚羊角譬喻煩惱，鑲鐵譬喻般若智。這是說，那佛性雖堅，煩惱能亂之，煩惱雖堅，般若智能破之。」

弟子道：「騰騰和尚把來送我們，還是甚麼意思？」雲寂道：「敢是指點我老僧戒煩惱也？」好個弟子，早已勘破了騰騰和尚這個機關，說道：「這個禪機，不是指點老師父戒煩惱。」雲寂道：「怎見不是指點我戒煩惱？」弟子道：「老師父明心見性，清淨慈悲，又有甚的煩惱戒得？」雲寂道：「既不是指點我來，還是指點哪一個？」弟子道：「還是超度我做徒弟的。」雲寂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弟子道：「我做徒弟的，雖入空門，尚未披剃；雖聞至教，尚未明心。這個羚羊角，論形境，就是徒弟的卯角；論譬喻，就是徒弟的煩惱。卻又有個鑲鐵，明明的是叫徒弟披剃去煩惱也。」雲寂道：「說得好個道理。只一件來，既入空門，少不得披剃。莫若取皇曆過來，選擇一個吉日，一個良時，和你落了這個髮，拔了這個煩惱的根苗。」叫一聲：「小沙彌，取皇曆過來。」一個小沙彌拿了一本皇曆，奉上雲寂。雲寂接過手來，展開在佛案上，看一看說道：「今日是四月初六，明日初七，又明日初八。這初八日本是佛爺爺的生日，已自大吉，況兼曆日上寫著：『結婚姻、會親友、上表章、進人口、冠帶、沐浴、立柱、上樑、剃頭、立券、交易、移徙，宜用辰時，大吉之日。』徒弟，擇取初八日和你落髮罷。」弟子道：「謹依尊命。」

一日又一日，不覺的就是初八日。雲寂清早起來，吩咐燒了水，磨了刀，親自焚了香，禱告了菩薩，和那弟子落下了那一頭的青絲細髮，光光乍一個好彌陀。這是燃燈老祖托生杭州，捨身淨慈寺溫雲寂門下，執弟子削髮除煩惱一節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自入禪林歲月長，今朝削髮禮穹蒼。
一真湛湛三乘透，五蘊空空萬慮忘。
鉢底降龍時溢水，圈中伏虎夜焚香。
渾然失卻人間事，一點禪心自秘藏。

卻說這弟子削了髮，參了佛，禮了菩薩，皈了羅漢，拜了師父。師父道：「自今以後，毋得再像前面那九歲的事體。」弟子道：「那九歲何如？」雲寂道：「那九歲之內，只是個好坐，誦經說法全沒半星。」弟子道：「經典上有一句說得好哩。」雲寂道：「是哪一句？」弟子道：「『八歲能誦，百歲不行』，不救急也。」雲寂道：「便你行來我看看。」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，觸動了這弟子的機輪。你看他今日個說經，明日個講典，一則是小師父能說能道，善講善談；二則是杭州城裡那些吃齋把素的多，聽經聽典的多，只見每日間蜂屯蟻聚，魚貫雁行，把個杭州城裡只當了一個經堂，把個杭州城裡的善菩薩們只當一班大千徒眾。

卻說飛來峰下有一個禪寺，叫做個靈隱寺，就是風魔和尚罵秦檜的去所。靈隱寺裡有一個經會，叫做個「碧峰會」。因是飛來峰油澄澄的，就像胡僧眼碧，故此取名為「碧峰會」。當原先大志禪師在這個會上講《法華經》，晃朗閒雅，絕能清峭，能使聽者忘疲失倦。法建禪師在這個會上講《華嚴經》，聲不外徹，有人倚壁而聽，但聞泥泥溜溜，如伏流之吐波。這等一個會場，經過兩個這等大禪師，那有個法門不盛演也！後來年深日久，世遠人亡，這壇場也冷落了。這等三五□載，到今日也莫非是否極泰來，貞下元起，撞遇這等一個能說能道、善講善談的小師父來。卻只見東半城的會首，姓遲。名字叫做個遲再，忙忙的望西半城走；西半城的會首，姓巴，名字，叫做個巴所，忙忙的望東半城走。東半城的會首望西半城走，說道：「好去請那位能說能講、善講善談的小師父，到『碧峰會』上談經。」西半城的會首望東半城走，說道：「好去請那位能說能道、善講善談的小師父，到『碧峰會』上說典。」果真一請請得這個小師父，到「碧峰會」上敷衍真言，廣言善世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；一月三，三月九；一年三，三年九，人人說道：「這等一位大禪師，豈可沒個法名？這等一位活菩薩，豈可

沒個徽號？」遲再說道：「我們做弟子的，怎會敢稱他的法名？只好奉上一個徽號。」巴所說道：「這個徽號，也不是等閒奉承得的。」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百人傳千，千人傳萬，同聲同口的都說道：「要上這會上的師父尊號。」內中有等看眼色的，說道：「這位師父胡僧碧眼，合就號做個碧眼禪師。」內中又有等信鼻子動的，說道：「這位師父鼻如峰拱，合就號做個鼻峰禪師。」內中又有等山頭上住的，說道：「這位師父前日出家淨慈寺，在雷峰之下，今日講經靈隱寺，在飛來峰之下，合就號做個雷峰禪師，合就號做個飛峰禪師。」也有叫碧眼禪師的，也有叫鼻峰禪師的，也有叫雷峰禪師的，也有叫飛峰禪師的，正是個人多口多，口多號多，到底都說的的不確。還是那遲再有個斟酌，還是巴所有個裁剪。那遲再怎麼說？那遲再道：「號碧眼的，號鼻峰的，這都是近取諸身，丈六金姿，不是法身，不必近取諸身。號雷峰的，號飛峰的，這都是遠取諸物，雖在世間，無有物味，也不必遠取諸物。」那巴所道：「既不近取諸身，又不遠取諸物，怎麼會有個號來？」遲再道：「就在這個『會』字上生發。」巴所道：「怎麼『會』字上有生發？」遲再道：「我和你這個經會，叫做甚麼會？」巴所道：「這經會叫做個『碧峰會』。」遲再道：「可知哩，這會叫做個『碧峰會』，這位師父是個會主，我和你們不過是個會中的人，既是會主，就號做個碧峰長老何如？」巴所道：「好個碧峰長老！」一個傳□個，□個齊聲道：「好個碧峰長老！」□個傳百個，百個齊聲道：「好個碧峰長老！」百個傳千個，千個齊聲道：「好個碧峰長老！」千個傳萬個，萬個齊聲道：「好個碧峰長老！」因此上傳到如今，叫做個碧峰長老。又因他俗姓金，連著金字，叫做個金碧峰長老。這號碧峰長老的時節，長老已自約有二□上，三□下，一嘴的連鬚絡腮鬍子。淨慈寺裡的師父，也久已升仙去了，止是長老一身，一個光頭，一嘴鬍子。這個鬍子不是小可的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堂堂六尺屬仙郎，更喜豐髭品字傍。
風急柳絲飛渡口，雨餘苔跡上宮牆。
龍歸古洞螯先醉，鳳出丹山尾帶狂。
惟有美髯公第一，滿腔忠義越加長。

卻說碧峰長老一嘴連鬚絡腮鬍子，人人都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毗沙門子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三藐三佛陀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弗把提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泥犁陀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優婆塞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優婆夷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陀羅尼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諸檀越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就是僧綱、僧紀、僧錄也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就是茶頭、飯頭、菜頭、火頭、淨頭也都說道：「長老何事削髮留鬚？」人人口口，□□聲聲，碧峰長老只把他當個對江過，告訴風。

卻不知這個碧峰長老這個削髮留鬚，還是按些甚麼經典，還是有些甚麼主張，還是到底削髮留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